

村上春树 等著

# 爱情等不来

*UNUSUAL LOVE*

爱情无法测量  
无法计算  
却可以讲述  
可以是一切  
灵魂共饮的  
精神美酒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村上春树 等著

# 爱 情 等 不 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等不来/ 村上春树等著, —呼和浩特市新西街 20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 5

ISBN7—80675—138—6/I • 055

I. 爱… II. 村… III. 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3874 号

# 爱 情 等 不 来

村上春树等著

---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西街 20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正通印刷厂

责任编辑 杨琼宇

封面设计 深度设计

开 本 850×125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675—138—6/I • 055

定价: 20.00 元

# 序

爱情是人类的永恒话题，无论是帝王将相或贩夫走卒，都以同样的生命热情在向往、追求、讴歌，在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中，不知有多少爱情故事千百年来至今仍然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令我们扼腕叹息，千回百转。中国有董永与七仙女那种“你种田来我织布”的世外桃源般的爱情故事；有李隆基与杨贵妃那种“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的海誓山盟；有林黛玉与贾宝玉那前世今生灵河岸上的木石前盟；有陆游与唐宛遗恨千古的凄凉情爱……，在西方，同样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不幸；有索黑尔·于连那走向断头台的爱情；有引发特洛伊大战的海伦那一笑倾城国的灾难性爱情……

但这些激动人心的爱情故事最后结局却都无一例外是悲剧。为什么是悲剧？因为是悲剧赋予爱情在现实生活以的理想色彩，明知不可能而为之，这就是追求与奋斗在人类生活中的真正动因。正因为如此，爱情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爱情，而是超越于自身之外的一种终极象征。

人的七情六欲与生俱来，追求爱情，追求幸福是人类的天赋权力。但造化却往往违背人愿。幸福的爱情也许我们耳闻目睹了许多，却无一例外地因为我们的忽视而变得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抑或因为幸福爱情的千篇一律的共同性早已麻木了我们的心灵知觉，因而我们才会对悲剧爱情倾注多此之多的热情，古今中外的艺术家们才会对悲剧爱情殚精竭力，才会以大悲大悯的情怀去追思描述，以鬼斧神工的艺术才情去创造同样令人一唱三叹的艺术作品，为人类酿造用以自我安慰的精神美酒。

我们无法给爱情下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义，尽管古今中外的大学问家们都在以各种方式试图准确地论述爱情的本质。这大概是因为爱情是无法确定的，无法测量，无法计算，无法称出轻重，正因为如此，所谓的门当户对往往成为一种嘲讽。但无论爱情怎样无法捉摸，却确确实实存在着，让我们的心灵时时感觉到。是的，爱情我们只能去感觉，用心灵，用灵魂，用生命本身去感觉去爱。而艺术家，只能去描述，去表达。那么，让我们一同去倾听去阅读，艺术家们对爱情的讲述和表达吧。在那些迥然不同的爱情故事中，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故事中发现自己。

编者

## 目 录

你才是我所爱的 .....	勒安·席曼	1
拿破仑的帽子 .....	[美]曼纽尔·科姆罗夫	5
一个爱尔兰的爱情故事 .....	[美]乔治·塔吉特	10
真爱无悔 .....	[美]科林·佩里	15
吹口哨的女人 .....	欧·哈密尔曼	22
康桥,一样美丽的晨昏之约 .....	[英]布莱尔	28
幸福 .....	[法]莫泊桑	34
星星 .....	[法]都德	42
笛梦 .....	[瑞士]赫·黑塞	49
幸福就在弗兰兹湖畔 .....	瓦西	56
蓝色勿忘我 .....	沈 宁	61
情书 .....	[英]E·哈密尔敦	70
莎拉的旅程 .....	焕文	76
一对奇异的邻家孩子 .....	[德]歌德	81
珍惜拥有 .....	克里斯汀·乔德西	88
睡莲花开的声音 .....	伊丽沙白·露茜	94
杜尼娅婶婶 .....	[俄]埃·昆德西娃	98

天鹅般的爱情 .....	亨利·托兰斯	104
适时的奉献 .....	[马耳他]约翰·迈卡利弗	108
遗书 .....	[法]让·阿尔布	112
一颗善良的心 .....	[美]卡拉·瑞德	116
突如其来浪漫 .....	珂珂	121
肯塔基的红罗雀 .....	冯锐	129
快乐王子 .....	[英]王尔德	136
爱的盛宴 .....	[美]李奥·布斯卡格里亚	144
承诺 .....	[美]洛林·格里高	148
迟来的爱 .....	[日]樱子	152
迟到的戒指 .....	人面桃花	160
百分之百的女孩 .....	[日]村上村树	168
深夜搭便车的女人 .....	约翰·西曼	173
父母的心 .....	[日本]川端康成	177
想念你 .....	[美]爱丽西娅·思塔维兹	183
一封没有发出的信 .....	[俄]B·奥西波夫	188
网 .....	夏小舟	197
特迪的礼物 .....	[美]伊莉莎白·西尔安斯·巴拉得	203
告诉她你爱她 .....	蓝欣	207
瓦尔特 .....	赵凤梅	213
非常爱情 .....	[美]赫尔曼·罗森布拉特	222
卡门小姐 .....	[巴拿马]胡安·阿维拉	227
爱似深沉的海 .....	王周生	234

捉弄	〔俄〕契诃夫	239
美妙的圣诞节大赛	〔美〕丽迪亚	245
选择	〔英〕罗·克库克	252
钱夹	阿诺德·菲妮	256
追逐飞机的孩子	迈克·托兰斯	261
第八颗薄荷籽	密尔顿	265
俄罗斯性格	〔俄〕阿·托尔斯泰	270
你也是个天使	〔美〕希勒瑞·白奇埃尔德	279
热爱生命	〔美〕杰克·伦敦	283
沟通	杰米·达托尼	291
愤怒的羔羊	迈克·乔	298
劳拉的圣诞节	〔美〕弗朗西斯·格雷·帕顿	307

# 你才是我所爱的

勒安·席曼

爱情等不来

爱德华·魏尔曼与老村子里的家人道过别动身去美国寻梦了。老爸递给他一个小皮包，全家所有的积蓄都藏在这。“这里的日子太难过了。”他边说边与儿子拥抱告别，“你是我们的希望。”爱德华登上了大西洋号货轮，每一个愿意去美国淘金的年轻人都可以免费搭乘大西洋号。如果爱德华果真在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淘到了金子，那么全家人都会搬过去。

几个月过去了，爱德华不知疲倦地劳作着，金脉稀薄，每天的收入也很微薄，但总算还稳定。每个晚上，爱德华都会渴望他钟爱的女子能出现在他的面前。还没有正式向英格里德求爱就来了美国，是爱德华这次探险唯一的遗憾。他还只是在教会野餐的时候，大胆地坐在了她的身边；还有为了能见一见她，曾编出一些拙劣的理由上她家里坐坐。爱德华家与英格里德家是多年的世交，他曾暗自希望英格里德能成为他的妻子。一头飘逸的长发、魅力四射的笑容，英格里德是亨德森家姐妹里最漂亮的。每夜在小屋里躺下

的时候，爱德华都会渴望能把英格里德拥在怀里摸一摸她赤褐色的长发。思索良久，他提笔给老爸写信，希望老爸能帮助他美梦成真。

差不多一年以后，爱德华等到了他日思夜盼的电报。亨德森先生同意了送他的女儿去美洲。

她是个勤劳而有生意头脑的姑娘，她将与爱德华一起努力发展他们的金矿，希望一年以后能把两家都接过来参加他们的婚礼。

爱德华的心因为快乐而急速地跳动起来。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一直忙活着把他的两间房的小屋变成一个家。他买了一个帆布床放在起居室给自己睡，又努力地改造他以前的卧房，希望英格里德住得舒服。窗帘由粗麻布袋换成了有花样图案的面粉袋，遮住了脏兮兮的窗子。他从草地上拔来鼠尾草，晒干了，放在一个易拉罐做成的花瓶里，搁在英格里德的床头柜上。

爱德华等了一生的那一天终于来了。他手捧一束新摘的小雏菊来到了火车站。火车慢慢停下来的时候，蒸汽翻滚，车轮尖叫。爱德华往每一个窗子里探望，寻找那一头长发和那个动人的笑脸。

爱德华的心因为渴盼而怦怦直跳，突然一下子，他的心怦的一下下跌落下来——车上下来的不是英格里德，而是她的姐姐玛塔。她垂下眼帘，害羞地站在他面前。爱德华盯着她——目瞪口呆。接着他们握过手，爱德华递给了她那束花。“欢迎。”他轻声说，眼里依旧冒着火。一丝微笑印在了她平凡的脸上。

“当爸爸说你要我过来的时候我很高兴。”玛塔抬头看

了看他的眼睛又很快低下了头。“我来替你拿包。”爱德华言不由衷地笑了笑。他们上了马车。

亨德森先生和爱德华的老爸都没看错，玛塔的确很有生意头脑。爱德华在矿上工作的时候，玛塔也在办公室忙碌着。她在起居室搭起一个临时的写字台，详细地记下矿上的每一件事。

6个月后，他们的资产翻了一倍。

美味的佳肴，安静的微笑，这个小屋因为一个好女人而美丽起来。可这并不是我爱的女人，每晚爱德华瘫睡在帆布床上时都忍不住悲哀。他们为什么让玛塔过来？他还能见到英格里德吗？他会放弃娶英格里德为妻这一生的梦想吗？

这一年里，爱德华和玛塔一同工作、娱乐、开怀大笑，但从未曾相爱。有一次，玛塔在起身去她卧房的时候，亲了亲爱德华的面颊，爱德华很难看地笑了笑，没有其他表示。以后的日子里，玛塔似乎仍然心满意足，虽然他们仅仅是一起爬爬山，或是晚餐后在门廊交谈良久。

一个春日的下午，山石在倾盆大雨中滚落下来，挡住了他们金矿的入口。盛怒的爱德华将沙子装满口袋，把它们堆放在水流处。全身湿透，精疲力竭，他疯狂的举动似乎一点效果都没有。突然，他看到玛塔站在他身边，手拿一个敞开的麻布袋。爱德华把沙子铲进去，接着玛塔像一个男人一样把装好的袋子堆放到其他沙袋之上。脚踩着齐膝深的泥巴，他们在大雨里呆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雨停。然后，手拉着手，他们一道回了家。喝过热汤后，爱德华疲倦而又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如果没有你，我肯定救

不了那个矿了，谢谢你，玛塔。”

“不客气，”玛塔回答道，带着她惯有的微笑，然后静静地回到她的房里。

几天之后，他们收到了电报：亨德森和魏尔曼两家人下周抵美。爱德华压抑了又压抑，可是一想到就要看到英格里德了，他的心又如往昔一样剧烈地跳动起来。

他和玛塔一起来到火车站，他们看到了月台远处火车里兴奋不已的两家人。英格里德出现了，玛塔转头对爱德华说：“去找她。”

爱德华诧异得结巴起来：“你——是什么意思？”

“爱德华，我一直就知道我不是你心仪的姑娘，教会野餐的时候，我看到了你对英格里德的殷勤。”玛塔对走下火车的妹妹点点头，“我知道你渴慕的妻子是她，不是我。”

“可是……”

玛塔的手指压在爱德华的嘴上。“嘘——”她不让他说话，“我确实爱你，一直都爱，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你幸福。去找她吧。”

爱德华移开她放在他脸上的手，握着。她盯着他，爱德华第一次发现她是如此的美，他记起了他们草地的漫步，壁炉前宁静的夜晚，还有在沙袋前与他一起流汗的她。这时，他才意识到已经潜伏在他心里数月的真实的想法。

“不，玛塔，你才是我所爱的。”他把她拥到怀里，用内心迸发出来的所有的爱来亲吻她。两家人聚集在他们身边欢呼着：“我们过来参加婚礼了。”

# 拿破仑的帽子

爱情等不来

〔美〕曼纽尔·科姆罗夫

在巴黎近郊、在枫丹白露离宫里，在一个玻璃柜里边的一个绣花缎子垫子上面，放着拿破仑的帽子。拿破仑从厄尔巴岛溜回来跟他的闻风而集的部队相见的时候就戴的是这顶帽子，后来他就带着这支部队走上铁卢战场。可是这都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一百多年以前了，向导们对一拔又一拔参观离宫的游客们这样说。

在这个陈列着这么一个历史文物的玻璃柜子的跟前，现在站着一对从乡下来的新婚夫妻。她是一个玫瑰色脸儿的、农民的女儿，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们是从法国南方来巴黎度蜜月的。

他们站在玻璃柜子跟前。她用手指头摩挲她的彩色丝带，他凝视着柜子里的黑色呢帽。他们的红通通的脸和红通通的手都反映在玻璃上。他们的身体在摇摆，像几天前站在乡间神甫面前听神甫念结婚誓言的时候那样摇摆。

“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她说。

“对了，他是个大人物。他是差不多整个世界的皇帝。”

“愿他的灵魂安息。”

“皇帝一定不好当啊。我想我不会喜欢干这个，要看的文件太多，看不过来，而且一切都……像一年之中的秋天，人们只能关上门坐在家里，树叶都干了，脆了。当皇帝很不自然，对不对？”

“对，爱弥尔。一定很难当。可是我想，你这个人是想干个什么就能干个什么的。谁也没想到你今年夏天就把养鸡房给盖好，尤其是咱们还得同时对付那个漏酒的酒桶，对付那些个糟蹋蔬菜的虫子。可是当皇帝不一定得看好多个文件。人家告诉他文件里说些什么，他的事儿就是签上个名字。这，你是干得了的，对不对，爱弥尔？”

“对。”

“可是我的麻烦就大了，爱弥尔。这个地方住住倒不坏。可是这些用人一天到晚盯着你。我不要陌生人一天到晚盯着我。可是你要当上皇帝，我就不能不干我的事儿，不能说什么。”

“干什么事儿，玛利？”

“啊，要干的事儿多了。盯着厨房，别让那些坏蛋偷东西。还要做太太们做的事儿，像铺床啊，缝新衣裳啊。还得照料整个房子。”

“皇帝一定不好当。我想我不会喜欢干这个。”

“要是你当皇帝，我相信你不管什么都干得成。你能干着呢——我真爱你。”

他们终于从装着拿破仑的帽子的玻璃柜子眼前走开，走进了花园。他们在花园里吃了中午饭，彼此对瞅着。

他们好久不说话，然后她抬起头来说：“爱弥尔，你

看，咱们得在离宫关门之前再进去看看那帽子。”

“可怜的拿破仑。”爱弥尔说。

“是啊。怪可怜的。他一度是整个世界的皇帝，差不离，可现在呢，死了。”

他们走回去又看了看那帽子。第二天早晨，借口到火车站去是顺路，他们又去了一趟，对着玻璃柜子里的拿破仑的帽子看了最后一眼。

在火车上，她叹口气说：“这个蜜月太美了，爱弥尔，你说对不对？”

“对极了。”

然后她悄悄地对着他的耳朵说：“我爱你，爱弥尔。”

他坐正了，抓住她的红通通的手。“我——还当是你也许爱上了拿破仑呢。”

“啊，那也对，可是不一样，爱弥尔。”

“怎么不一样？”

“唉，他早已死了，我为他伤心——太凄惨了。他是那么个大人物，当皇帝又有那么多的麻烦。你自己就是这么说的——你该记得你说过。”

“我说过，可是我是说我自己，不是说拿破仑。他一点儿不为难，因为他一直……啊，他一直在干大事……他是个将军。一个将军什么都不为难。”

“他很勇敢，所以……”

“所以你爱上了他。”

“我也爱你呢，爱弥尔。我要你也成为大人物，让人们保藏你的帽子……但是别当皇帝。”

爱弥尔还是吃拿破仑的醋。他老盯着车窗外边，看那

一片绿油油的田地和一排排高高的白杨。

那天傍晚他们回到家里。碧绿的矮树丛和松软潮湿的泥土的香味儿钻进他们的鼻孔。有几处地方，在他们离开的这几天里，草也长高了。这是个第二次收割的机会，他们赶紧脱下他们的节日的衣服，穿上他们的宽大舒适的木屐。那种木屐踩在法国的土地上几千年了。太阳落山以前只有一两个小时了。

那天夜里他们躺在床上喘气，她悄悄地说：“啊，爱弥尔，回到家里多好啊！”

他捏一下她的手。

“住在皇宫里一定不好受。”她说。

他又捏一下她的手。

“而且怪可怜的。”

“你在想那死皇帝的帽子！”他放开她的手。

“不，爱弥尔，我刚才想的是蠢事。我爱你，爱弥尔。”

她伸开她的胳臂抱住他，他亲她的眼睛，亲她的胖胖的脸蛋儿，亲她的潮润的朱红的嘴唇——潮润来自田间的露水。

拿破仑没有再闯进他们中间，只有一次他又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是大约一年之后的事情，爱弥尔得了个胖小子，成了个骄傲的爸爸。

“他是个顶呱呱的孩子。”做父亲的说。

她逗弄着孩子的下巴颏儿，说：“咱们要把他陈列出来……放在玻璃柜子里。”

然后他们把他们想得起来的古代的国王和皇帝的名字一个个念了一遍，可是在他们的乡下耳朵里这些名字听起

来全都不亲切，有点儿凄凉。

葡萄熟了，地里的活挺忙，可是他们得空也还在想给孩子起名字的事，也常常想到陈列在柜子里的拿破仑的帽子。但是最后他们给他们的儿子取名为约翰。

